經義述聞

經義述聞弟十四　　高郵王引之

禮記上六十八條

摶節　八十九十曰耄　若不得謝　三賜不及車馬

由闑右　書致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載青旌

載飛鴻　朱鳥　效駕　謹脩其法　太古　使者自

稱曰某　有宰食力　腯肥　不饒富　亾則弗之忌

矣　忌日不樂　不誠於伯高　哲人其萎　亾於禮

二夫人相爲服　瓦不成味　從若斧者焉　袪裼

之可也　故以其旗識之　先王之所難言也　反服

之禮　如不及其反而息　無苟政　美哉奐焉　陽

門　弁植　退然　管庫　子臯爲之衰　亦弗故生

也　獺祭魚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圭璧金璋　祭

先脾　駕倉龍　還反　布德和令　宿離不貸　揩

之子參保介之御閒　三公五推　雨水不時　高禖

奮木鐸　妨農之事　毋出九門　乃合累牛騰馬

遊牝于牧　犧牲畢　蝗蟲　養壯佼　百官靜事毋

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穀實鮮落　長短　雷始收聲

毋逆大數　爲來歲受朔日　北面誓之　蟄蟲咸

俯在內　固封疆　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

荔挺出

撙節

曲禮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鄭注曰撙猶趨也釋文趨七俱反就也向也正義曰撙者趨也節法度也言恆趨於法度段氏若膺校本曰案趨同趣疾也當音促非趨走之趨家大人曰釋文誤解趨字正義幷誤解節字段謂趨音促是也薛瓚注漢書王吉傳曰撙促也義本鄭注而訓趨爲疾於義尚有未安今案恭敬撙節退讓六字平列恭與敬義相因撙與節義相因退與讓義相因而撙節與退讓義亦相因撙猶趨也者趨讀局促之促謂自抑損也撙之言損也管子五輔篇曰整齊撙詘以辟刑僇尹

知章注撙節也言自節而卑詘五輔篇又曰節飲食撙衣服是撙與節義相因也荀子仲尼篇曰恭敬而僔楊倞注僔與撙同卑退也是撙節與退讓義亦相因也五輔篇又曰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亦與撙同恭敬尊讓即曲禮之恭敬撙節退讓也說見前謙尊而光下

八十九十曰耄

錢氏曉徵荅問曰問曲禮七十曰老公羊疏乃云今曲禮七十曰耄豈徐彥所見本侍異乎曰陸德明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耄徐所見者蓋即此本故引

以證何氏六十稱耋之異同後來轉寫誤八爲七耳八
十曰耋見於毛詩故訓傳又見於許氏說文厥後劉熙
釋名王肅注易郭璞注爾雅皆主此義易大耋之嗟鄭
注謂年踰七十亦與毛許義不遠曲禮有曰耋二字者
當是古本而陸以爲後人妄加蓋失之矣何氏六十稱
耋之說與犍爲舍人注爾雅相同服虔注左傳又云七
十曰耋蓋漢人說耋義各不同要當以八十爲正也家
大人曰曲禮原文本作八十九十曰耄釋文曰本或作
八十曰耋九十曰耄後人妄加之此說甚確錢以有曰
耋二字者爲古本非也請列五證以明之射義者耋好

禮鄭注但云耆耋皆老也而不云八十曰耋下文旄期稱道不亂旄與耄同鄭注則云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頤正與今本曲禮同王肅注家語觀鄉射篇亦云八十九十曰耄則鄭所見本本作八十九十曰耄無曰耋二字其證一也大雅板篇曰匪我言耄隱四年左傳曰老夫耄矣周語曰爾老耄矣毛傳及韋杜注並云八十曰耄義皆本於曲禮若曲禮古本作八十曰耋九十曰耄則八十尚不得稱耄毛韋杜諸儒何以皆言八十曰耄其證二也秦風車鄰傳八十曰耋正義曰此言八十曰耋者耋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僖九年左傳注七十曰耋正義曰耋之年齒既

無明文曲禮云七十曰老爾雅以耋爲老故以爲七十是曲禮本無八十曰耋之文故曰無正文無明文其證三也秦風車鄰傳離九三王肅注爾雅釋言注及說文釋名並以八十爲耋離九三馬融注僖九年左傳服虔杜預注並以七十爲耋爾雅釋言舍人注宣十二年公羊注並以六十爲耋鄭注離九三則云大耋謂年踰七十蓋曲禮本無明文是以諸家說耋義名不同其證四也宣十二年公羊傳注曰六十稱耋七十稱老疏曰七十稱老曲禮文也案今曲禮云七十曰耋與此異也以上公羊疏蓋徐彥所見曲禮本作七十曰耋與今本作七十

曰老者不同。故云與此異。此字指七十曰老而言。若徐所見本作八十曰耋。則是八十九十曰耄之異文。不得言與此異。錢謂疏文本作八十曰耋。轉寫者誤八爲七。非也。後漢書明帝紀。有司其存耆耋。李賢注曰。禮記曰。六十曰耆。七十曰耋。此所引七十曰耋之文。正與公羊疏同。豈亦轉寫者誤八爲七乎。射義耆耋好禮正義亦云。六十之耆。七十之耋。是徐彥所見本自作七十曰耋非八十曰耋。其證五也。

若不得謝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鄭注曰。謝

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若辭謝之。其有德尚壯。則不聽耳。家大人曰。鄭解謝爲聽。於義未安。齊策曰。靖郭君謝病强辭。三日而聽。則謝非聽也。今案謝。請也。告也。成十六年左傳。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晉語作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說見後謝季文子下是謝卽請也。襄三年左傳。祁奚請老。是也。請之而見許。則得所請而去。故曰得謝。得謝卽得請。僖十年左傳曰。余得請於帝矣。請老。卽告老。故謝又訓爲告。襄二十六年左傳。使夏謝不敏。卽告不敏也。成二年左傳曰。敢告不敏漢書高帝紀。高祖嘗告歸之田。顏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左氏傳曰。韓獻子告老。禮

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張耳陳餘傳有廝養卒謝其舍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

三賜不及車馬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鄭注曰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於君引之謹案經言三賜不言三命鄭謂三命不受車馬之賜非也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況君賜乎今案賜猶予也謂爲人子者不敢以車馬予人也爾雅曰予賜也是賜與予同

義言三賜者多予之辭。約言之爲三耳。猶論語言三仕三已三以天下讓也。賜予雖多。不及車馬。不敢自專也。坊記曰。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是其明證矣。逸周書太子晉篇。師曠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孔晁注曰。禮。爲人子。三賜不及車馬。此賜。則自至然後行可知也。此解三賜不及車馬。是謂人子不敢以車馬予人。蓋禮記舊注有如此解者。故晁本之爲說。

由闑右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鄭注曰。臣統於君。闑。門橛。正義曰。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引之謹案。玉藻閏月。則闔

門左扉立于其中。左扉者。在東之扉也。吳語。乃闔左闔。塡之以土。韋注曰。閉陽開陰。示幽也。左闔在東。故韋注曰閉陽也。東扉曰左扉。又曰左闔。則門雖向堂。仍以東爲左矣。況路門之内始有堂。雉門庫門之内皆無堂。安所得堂而向之以爲正乎。夏官司士。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左。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右。内則。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亦以東爲左。西爲右。何獨至門中之闑。而以東爲右西爲左乎。下文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謂人之左右。非謂門之左右也人之左右無定。出則以東爲左。西爲右。入則以東爲右

西爲左門之左右則東爲左西爲右一定不易者也闑之左右當與門同不得以爲右在東也由闑右當爲由闑左字相似而誤耳孔氏所見本已譌作右故不得已而曲爲之說鄭不解闑東稱右之義則本作闑左可知左之在東人所共知不煩解釋也

書致

獻田宅者操書致正義曰書致謂圖書於板丈尺委曲書之而致之於尊者也已上諸物可動故不言致而田宅著土故板圖書畫以致之故言書又言致也引之謹案上文操右袂操量鼓操醬齊皆指其所操之物言之

此言獻田宅者操書致則書致亦所操之物若謂以圖書致其田宅則致下必加之字而其義始明且以上諸物皆可言致不獨田宅也今案致讀爲質劑之質周官小宰聽賣買以質劑鄭注曰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今之券書也文六年左傳由質要杜注曰質要券契也此謂獻田宅者操書契以呈於尊者之前若上文獻粟者執右契也淮南要略約重致剖信符重致即重質也是質與致古字通質致古同聲故字亦相通襄三十年左傳用兩珪質于河釋文質如字又音致昭十六年與蠻子之無質也釋文質之實反或音致質通作致故又通作至史記蘇秦傳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索

隱曰至當爲質謂以公子延爲質也質致至三字古竝同聲說見唐韻正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鄭注曰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家大人曰古無謂數爲與者與猶以也以與一聲之轉故訓以說見釋詞與字下三日成服杖生者之事也以可訓與與亦可明日爲始是生以來日也三日而殯死者之事也此三日以死之日爲始是死以往日也

藏青旌

前有水則載青旌鄭注曰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青青雀水鳥釋文載音戴引之謹案鄭志王贊問曰舉於旌首當皆以皮耶畫之也鄭荅曰皆俱舉皮置於首不畫也見初學記武部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一是鄭注舉於旌首謂舉皮置於旌首葢以下文言載虎皮故竝青與鳶鴻皆謂置皮也其實青旌乃畫青雀於旌鴻與鳴鳶亦然正義皆以爲畫考工記所謂畫繢之事鳥獸蛇也雖虎與貔貅則以其皮飾旌故青與鳶鴻皆不言皮至虎始言皮也貔貅不言皮者蒙上虎皮而省也經文界畫甚明不得因虎皮之文遂謂青與鳶鴻亦是皮也正義釋載鴻鳶云畫作開

口如鳴時此說是也若但畫其皮何鳴之有實不當如鄭志所釋載如左傳載其旌以先之載不當讀爲載載之言植也立也載青旌者植此畫青雀之旌於車上非謂畫皮於旌首也若畫皮於旌首則當言載青於旌不當言載青旌矣下文鴻與鳴鳶之載義與此同載鳴鳶者植鳴鳶之旌也不言旌者亦蒙上青旌而省後放此虎皮貔貅之載則以獸皮所飾之旌植於車上耳二者雖不同而同爲植旌於車上故皆謂之載周官司常曰王建大常大司馬曰王載大常建也載也皆立也以是明之

青水鳥也一名青雀一名青鳥字或作鶄呂氏春秋鶄

論篇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朝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數百。列子黃帝篇載此事蜻作漚。漚與鷗同。亦水鳥也。文選江淹雜體詩。青鳥海上遊。李善注引阮籍詠懷詩曰。誰云不可知。青鳥明我心。又引呂氏春秋海上人有好青者云云。然則呂氏春秋之蜻卽青鳥也。作蜻者俗字耳。高注呂氏春秋。蓋亦以蜻爲鳥名。故李善引海上人好蜻云云以釋青鳥。而今本高注乃云。蜻。蜻蜓小蟲細腰四翅。此殆後人誤以蜻爲蜻蜓而輒改注文也蜻蜓隨處皆有。何必海上邪。太平御覽蟲豸部蜻蛉下引呂氏春秋海上人有好蜻者云云。則所見高注已同今本。

載飛鴻

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引之謹案飛字涉注文而衍注云鴻取飛有行列也此釋載鴻之義非經文有飛字也下載虎皮注云虎取其有威勇也亦是釋載虎皮之義經文豈有威勇字邪正義釋載鳴鳶云不直言鳶而云鳴者鳶不鳴則風不生故畫作開口如鳴時此專釋鳴字之義也若鴻上有飛字則正義亦必專釋之而正義云前有車騎則載鴻者今本鴻上有飛字乃後人依已誤之經文增之與下文不符今刪鴻鴻鴈也鴈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若軍前遙見有車騎則畫鴻於旌首而載之使衆見

而爲防也但言畫鴻而不言畫飛鴻則所見本無飛字可知左傳宣十二年正義引此有飛字與本疏不合明是後人依俗本禮記增之藝文類聚鳥部上通典禮三十六白帖五十八引此有飛字亦後人所增案郭璞注爾雅錯革鳥曰旟云此謂全剝鳥皮毛置之竿首即禮記云載鴻及鳴鳶是古本無飛字也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八引作則戴鴻（戴與載同陳禹謨本增飛字）車部上引作則載鴻（陳禹謨刪去）足證隋唐閒舊本尚不誤唐石經始衍飛字

朱鳥

前朱鳥而後元武家大人曰朱鳥本作朱雀此後人以

他書改之也。自開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從之。開成以前書引此有作朱鳥者，亦是後人所改。案正義述經文正作朱雀，又朱雀字正義凡三見，雀字一見。又引崔靈恩說亦作雀。又堯典日中星鳥，正義引曲禮前朱雀後元武而釋之云：雀，即鳥也。則曲禮自作朱雀明矣。後漢書張衡傳注，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三三十六，武功部五，太平御覽兵部三十七，引此竝作朱雀。衛湜禮記集說作朱雀，則朱時本尚有不誤者。

效駕

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

驅之。五步而立。鄭注效駕曰。白已駕。正義曰。效。白也。僕監視駕竟而入白君。道駕畢。故鄭云白已駕也。引之謹案。入而白已駕。又出而爲取綏睨乘諸事。則經當云入效駕。出。奮衣由右上。取貳綏睨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節次乃明。今不言入。又不言出。則無入白之事矣唐以前傳注。亦無訓效爲白者。惟楊倞注荀子儒效篇訓效爲白。即本於鄭注孔疏也。今案效者考也。見廣雅。驗也。廣雅。効驗也。効與效通。考驗其駕具已完善否。然後登車調試之。僕入之僨也。古人名謂考爲效。詳見書王其效邦君越御事下。

謹脩其法　反本脩古　脩乎軍旅

家大人曰。曲禮曰。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脩當爲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二字相似。故書傳中循字多譌作脩。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故循行都昌台邱暹。金石錄曰。案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邱暹而下所十九人皆作循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所書同。豈循脩字畫相近。遂致訛謬邪。隸續作循。脩二字隸法只爭一畫。書碑者好奇。所以從省者俗用。謹循其法射義曰。卿大夫以循法爲節。趙策曰。系成而動。脩法無私。正承如其國之故而言。謂君子謹遵故法。非謂於故法有所損益。亦非謂故法已廢而君子脩之也。禮器曰。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正義曰。脩。定本及諸本作循字當作脩。案定本及諸本是也。鈔本北堂

書鈔禮儀部一引此亦作循古。陳禹謨改循為脩。循古者遵循古道而不失正所謂不忘其初也。下文元酒之尚鸞刀之貴稾鞂之設皆是循古非脩古也。莊子徐無鬼篇曰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商子更法篇曰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史記商君傳同。索隱引商子作脩非。淮南氾論篇曰不知法制之原雖循古終亂。書傳多言循古則作循者是也。祭義曰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脩乎軍旅脩亦當為循放亦至也。循亦行也。說文循順行也。上文曰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是也家語正論篇正作循于軍旅。

大士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鄭注曰大士以神仕者引之謹案春官序官凡以神士者無數與大宰以下官各一人者多寡不倫且其職甚微不足以當大士之稱今案晏子春秋諫篇吾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爲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泰士泰祝即大士大祝也大士正獄訟蓋若秋官士師察獄訟之辭矣又說苑臣術篇齊成侯鄒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是大士亦掌親九族富萬民也

使者自稱曰某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使者自稱釋文作使自稱注曰本或作使者自稱家大人曰釋文作使自稱是也本或作使者自稱者上文曰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涉彼而誤耳今本及唐石經皆作使者自稱即沿或本之誤也案使字為一句自稱曰某為一句謂列國之大夫使於諸侯則自稱其名也鄭注同使謂使人於諸侯也人字疑衍則經文使下本無者字明矣又案正義釋經曰使者自稱曰某者若此卿為使在他國與彼

君語則稱名也又釋注曰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彼以私事使稱名此文使自稱曰某稱名與彼相當故知使謂使人於諸侯也據此則孔所見本亦作使自稱曰某而前刻經文仍作使者自稱曰某則後人據已誤之經文加之也通典職官十八亦作使自稱曰某

有宰食力

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鄭注曰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賦稅家大人曰邑宰謂之宰家宰亦謂之宰但云有宰無以見其爲邑士且大夫之富富於所食之邑非富

於治邑之宰也。宰當讀爲采。謂有采地也。禮運曰。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何休注襄十五年公羊傳曰。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爾。采地之租稅。民力所共。而有采者食之。故曰有采食力。與上文之數地以對。義相近也。正義曰。宰。邑宰也。有宰。明有采地。不知宰卽采之假借也。古字采與宰通。爾雅。尸。寀也。卽主宰之宰。寀。官也。卽官宰之宰。說見爾雅。寀。亦采也。

腯肥

豚曰腯肥。鄭注曰。腯。亦肥也。春秋傳作腯。桓六年左傳吾牲牷肥腯

腯。充貌也。釋文。釋經云。腯肥徒忽反。注同。本或作豚。文

釋注云作腯徒忽反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鄭旣云春秋傳作腯明禮記不作腯矣據釋文所引之本知本作豚曰豚肥注本作豚亦肥也鄭以此豚肥卽春秋傳之肥腯可驗此本之不作腯也正義曰豚曰腯肥者云云釋文亦從腯爲正字唐時經注俱已誤作腯矣家大人曰古無讀豚爲腯者亦無訓豚爲肥者臧說非也此豚字本作腞卽腯字也正文本作腞曰腞肥注文本作腞亦肥也春秋傳作腯釋文本作腞肥徒忽反注同本或作腯此釋正文注文之腞字也下又云作腯徒忽反此釋注文之春秋傳作腯也集韻腯肥也或作腞卽本於

釋文而不云腯或作豚則釋文之作腞不作豚可知龍龕手鏡亦以腞為腯之或作方言腯䐛也䐛與盛同舊本腯䐛二字倒轉廣雅腯盛也即本方言今據改郭璞曰腯䐛肥充也亦作腞音突舊本作音豚亦突譌脫不成文理今正此皆腯腞同字之明證也盾聲與彖聲相近故字亦相通漢書匈奴傳贊遂逃竄伏師古曰遂古遁字是其例也若正義本則正文注文皆作腯此即釋文或作之本而春秋傳作腯之語遂不可通後人不知而改陸以就孔遂改釋文之腞肥為腯肥本或作腯為本或作腞案釋文云腞肥徒忽反注同本或作腯腞字有音而腯字無音故下文又云作腯徒忽反若如後人所改則腯字先已有

音下文何須再出。一音而兩見則妄改之迹顯然矣。豚豚字形相近世人多見豚少見豚故豚又譌而爲豚。玉篇圂豚行不舉足。釋文作圂豚云豚本又作豚既與膌音不合又與豚曰之豚相亂臧氏不知豚爲豚之譌故強爲之說而終不可通

不饒富　后稷之祀易富也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鄭注曰富之言備也備而已勿多於禮也引之謹案如鄭說則是富而不饒也但經言不饒富不言富不饒不得如鄭所說也饒當讀爲僥饒僥二字皆從堯聲故借饒爲僥。富當讀爲福富福二字皆從畐聲古字多借富爲福說見尚書惟訖于富下。僥之言要也求也莊子在宥篇此以人之國僥倖也

釋文僥古堯反徐古了反字或作徼李善注陳情表引
禮記小人行險以僥倖云僥與徼同今中庸作徼幸呂
氏春秋順民篇高注曰徼求也僥福者徼福也僖四年
左傳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文十二年傳寡君願徼
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杜注曰徼要也釋文要於堯反是也不
僥福者謂祝辭但求神饗不求降之以福也春官大祝
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則祝辭固有
求福之事大饗五帝則其神至尊不敢以私意干請故
不求福也呂氏春秋誠廉篇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
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則四時之祀猶不祈福況大饗

乎。古人字多假借。循聲而改之則得。如字以求之則塞
矣。文表記。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
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朱氏若菴曰。富
福也。人之求福甚奢。神亦難厭其欲。若后稷之祀。神之
福之易易也。辭。謂祝嘏之辭。如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
曰祈福祥求永貞之類。后稷之辭。則不重此。但致其恭
敬而已。蓋其欲儉。不願望大福。福之易者以此。然雖不
求福而其福自及子孫。故引詩以證之。案朱說是也。古
字福與富通。祿。亦福也。爾雅曰。祿。福也。上云后稷之祀
易福也。下云其祿及子孫。文義正相應也。鄭注以迄于

今日福祿傳世乃至於今。已得此經之旨。而又曰當之言備也。以傳世之祿共儉者之祭。易備也。則失之矣。又案其辭恭其欲儉。蓋指庶無罪悔言之。謂其語不敢自矜夸。其意不敢有奢望。但曰庶無罪悔而已。則恭儉之謂矣。此據詩以發論。非引詩以爲證也。不然。則后稷之祀之恭儉何從而知之乎。

亾則弗之忘矣

檀弓喪三年以爲極。亾則弗之忘矣。釋文出極亾二字云。王以極字絕句。亾作忘。向下讀。孫依鄭作亾而如王分句。劉氏端臨曰。當從王肅。忘則弗之忘矣。猶曰以云

忘則未嘗忘也引之謹案卷三年以爲極所謂先王制禮而不敢過也若謂其服除而忘哀則終身弗忘故曰忘則弗之忘矣上言忘下言弗之忘一句之中自相呼應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備則未爲備也文義與此相似鄭本上忘字作亡亡卽忘也上亡是俗字下忘是本字猶曲禮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上徧是本字下辯是俗字辯卽徧也越語死生因天地之刑韋注訓刑爲法非辯見國語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上刑是俗字下形是本字刑卽形也孟子公孫丑篇有仕於此而子悅之論衡刺孟篇引此仕作士不告於王而私

與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上仕是偕字下士是本字仕即士也鄭解喪三年以爲極日去已久遠而除其喪去已久遠釋三年二字除其喪釋以爲極三字極終也喪服至此而終也而於亾字不加注釋則亾字不屬上句而屬下句可知孫炎之學出於康成而分亾字下屬亦可知鄭君之本以亾則連讀也孔氏正義曰喪三年以爲極言服親之喪以經三年以與已同以爲極可以棄忘而孝子有終身之痛曾不暫忘於心也可以棄忘正釋亾字下遂云而孝子有終身之痛曾不暫忘於心也然則亾則弗之忘矣作一句讀而訓亾爲忘鄭意本自如是故正義述

之也。自釋文誤以極亾連讀。而學者遂移亾字於上句之末。又於正義三年以爲極下增亾字。於是句讀亂而文不成義矣。元陳澔知亾之當屬下句。而不知亾爲忘之假借。乃云既葬日亾。雖已葬而不忘其親。棄亾則弗之忘矣。上承甚三年以爲極之文。乃謂三年以後服雖除而哀未忘。故每逢忌日則不樂也。若三月而葬。去服除之時尚遠。此正人子悲哀之日。何須言弗忘乎。陳說非。

忌日不樂

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鄭注

曰言忌日不用舉吉事正義曰唯忌日不爲樂事他日則可釋文不樂如字又音洛引之謹案如字讀是也忌日之哀必有實事以徵之不作樂者哀之徵也唯居喪不聽樂忌日如之故祭義謂之終身之喪古者謂作樂爲樂下文是月禫徙月樂注曰明月可以用樂是也下文又曰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又曰子卯不樂注曰不以舉樂爲吉事曲禮歲凶士飲酒不樂注曰不樂去琴瑟又曰齊者不樂不弔祭統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皆謂不作樂爲不樂是其證也下文又曰弔於人是日不樂如字注曰哀樂音洛

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哀謂行弔樂謂作樂也歌詩與作樂相等故引不歌以比不樂彼釋文雖兼存洛音而以岳音爲正正與此同蓋注家之盧植王肅音義家之徐邈沈重諸人必有訓爲作樂者故陸氏承用之也鄭注不用舉吉事正指不作樂言之不舉吉事則不作樂下文子弗不樂注所謂不以舉樂爲吉事也自正義以不樂爲不爲樂事而朱以後說此者皆以洛爲正音而解爲喜樂於是不樂之爲不作樂遂莫有知其義者矣

不誠於伯高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家大人曰不誠於伯高本作不誠禮於伯高案鄭注云禮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無句禮何傳乎釋文傳一本作傳音附案傳字是正義云此一節論禮所以副忠信之事又云孔子聞冉有代之行禮故怪恨之云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又釋鄭注云忠信由心禮在外貌若內無忠信禮何所施故云忠信而無禮本無下有禮字乃後人不知句讀而妄加之今據上下文義刪謂無忠信也既無忠信禮何傳乎言不可傳行也冉有代孔子行弔非孔子本意是非孔子忠信虛有弔禮若孔子遣人更弔

即殆爲不可。故云、寧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合注疏以考經文、則誠下原有禮字明矣。自唐石經始脫禮字、而各本皆沿其誤。聘禮記疏引此無禮字、亦後人依俗本禮記刪之。白帖六十五引作不誠禮於伯高、太平御覽布帛部五引作不得誠其禮於伯高。家語曲禮子貢問篇、作不成禮於伯高。此改誠爲成 皆有禮字。

又曰、鄭以誠爲忠信、不忠信禮於伯高、頗爲不詞、故正義必加字以明之曰。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也。余謂誠與成同。中庸云、誠者自成也。又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是誠成同義、而可以互通。經解、衛誠縣注、誠或作成。小雅我行其野篇、成不以富、論語顏淵篇成作誠。逸周書官人篇。非成質者也、大戴記文

王官人爲成作誠，鄭子斯致爲素成，大戴記保傅篇成作誠拜，有代孔子行弔，非孔子之意。若孔子遣人更弔，則彌爲不可。是使孔子不得成禮於伯高也。故家語改誠爲成。

哲人其萎

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引之謹案：哲人其萎四字，乃後人據家語增入，非禮記原文也。上文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鄭注曰：泰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正義曰：放，依也。哲人亦衆人所仰放也。以上三句喻之。以上鄭注。是哲人其萎兼有無所仰之義，非但無所放也。若如今本以哲人其萎專

爲之吾將安放則鄭必不如此注矣蓋鄭本作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而無哲人其萎四字。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正謂哲人其萎則吾將安仰也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正謂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也文見於此意通於彼不必更言哲人其萎矣且下文夫子殆將病卽是哲人其萎也王肅作家語乃妄改其文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杖喆人其萎則吾將安放見終記篇後人據此遂增哲人其萎四字於則吾將安放之上而文義參差甚矣哲人爲人所仰放何得但言放邪。孔仲達不能釐正而云子貢意在恩遽不暇句句別言

故道引梁木哲人摧云吾將安放此曲說也困學紀聞曰或謂盧陵劉美中家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蓋與家語同齊氏息園曰家古本以無此五字故孔疏云子貢意在急遽不暇別言劉氏所藏古本必好事者爲之引之案齊說是也則吾將安仗五字亦據家語增入而增入哲人其萎四字者已爲之先導矣

亡於禮　亡其地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正義曰亡無也其始欲至練祥來弔是有文之禮祥後來弔是無文之禮言文氏之子庶幾堪行乎無於禮文之禮也引之謹案亡讀存

亾之亾。亾與在義正相反。亾者不在也。亾於禮者之禮謂禮之變者。不在於常禮之中也。荀子大略篇禮以順人心爲本。故亾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亾於禮經謂不在於禮經。卽此所云亾於禮也。順人心卽此所云其動也中矣。唐風葛生篇予美亾此。謂予美不在此也。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季子使而亾焉。謂季子出使而不在吳也。說苑至公篇作季子時使行不在。荀子正論篇然則鬭與不鬭邪亾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亾與在正相反。謂不在於辱與不辱也。正名篇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亾於情之所欲。堯問篇吾所以得三士者。亾於

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淮南原道篇
聖亾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亾於富貴而在於得和。是
亾與不在同義。正義以爲無文之禮。而連其庶幾乎爲
一句。失之矣。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
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亾
其地則不祭。亦謂山林川谷丘陵在其境內則祭。不在
其境內則不祭也。僖三十一年公羊傳。山川有不在其
封內者。則不祭。是也。正義曰。亾。無也。謂其境內地無此
山川之等。亦於文義未協。如正義說則是其地無并亾其地矣互見穀梁
傳亾乎人之辭也下。

二夫人相爲服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鄭注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引之謹案。正文注文之二夫人皆當作夫二人寫者誤倒耳。上文夫夫也爲看於禮者注曰夫夫猶言此丈夫也。是夫卽此也。故曰夫二人猶言此二人。左傳成十六年。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管子大臣篇夫二人者奉君令。夫字皆在二字上是其證。若作二夫人則文不成義矣。注文之此二人若改爲二此人其可乎。釋文出二夫人三字。則唐初本已誤。夫二人相爲服者謂從母之夫舅之妻與已兩相爲服也

喪服小功章。從母丈夫婦人報。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鄭注曰。丈夫婦人。姊妹之子男女同。疏曰。言丈夫婦人者。姊妹之男女（各本姊妹上衍母之二字。今刪）與從母兩相爲服。緦麻章。甥。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舅。傳曰。何以緦也。從服也是從母及舅皆有與已兩相爲服之禮。若從母之夫舅之妻與已相爲服。則禮之所無。故君子未之言也

瓜不成味

家大人曰。說文。沬。洒面也。漢書律志引顧命曰。王乃洮沬水。今本沬作頮。馬融注曰。頮。頮面也。內則曰。面垢燂

潘請醷字並與沬同沬從午未之未音呼內反與漩沫之沫異沬從本末之末音亡曷反檀弓瓦不成味鄭注曰味當作沬沬靧也案沬從午未之未與味聲相近故曰味當作沬沬與靧同故曰沬靧也釋文音亡曷反非

士喪禮下篇注引此文劉昌宗音妹亦非

從若斧者焉

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家大人曰從上有吾字而今本脫之吾從若斧者焉乃夫子之言鄭注云孔子以爲刃上難登狹又易爲功此正釋夫子所以從若斧者之故非以此爲子夏之言也下句馬鬣封之謂也方是子

夏之言而正義云子夏既道從若斧形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以語燕人則孔所見本已脫吾字故以從若斧者焉為子夏之言而唐石經以下皆沿其誤案夫子言吾從若斧者焉故子夏曰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若夫子不言所從則子夏何由意揣而知之是從若斧句為夫子之言而從上當有吾字也本篇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又云殷已慤吾從周竝與此吾從文同一例初學記禮部下白帖六十六引此竝作吾從若斧者焉則唐時別本尚有吾字家語公西赤問篇亦有吾字

袪裼之可也

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鄭注曰袪謂褎緣袂口也練而爲裘横廣之又長之又爲袪裼表裘也有袪而裼之備飾也玉藻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鹿裘亦用絞乎正義曰袪裼之可也者裼謂裘上又加衣也吉時裘上皆有裼衣喪已後既凶質雖有裘裘上未有裼衣至小祥裘既横長又有袪爲吉轉文故加裼之可也引之謹案玉藻曰不文飾也不裼裼非居喪之服也且小祥果裼裘則全裘皆裼非獨袪而已何得但於袪言裼乎陳祥道禮書曰鹿裘袪裼之則裼其袪而已非若餘衣之袒也吳澄禮記纂言曰練前裘雖有裼但裼衣之正

身而不至袖練後既有橫長袪則裼衣掩至袖口可也
案裼表無但裼袪之理陳說非也既用裼衣則表之正
身與袖皆在所裼安得有先不至若云既為之袪又加
袖而後掩之之事乎吳說亦非也
裼衣於表上則上文衡長袪已言為袪不須重袪字矣
今案裼當讀為緆緆緣也袪緆之者謂緣此袪也士喪
禮記縓綼緆注曰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釋文緆他計反劉羊豉反
是緆者飾裳邊也飾裳之邊曰緆飾袖之邊亦得曰
緆袖與裳之邊皆垂而向下者也故飾邊之名得以相
同矣裼緆古同聲緆正字也裼借字也豈表裘之謂乎
又案袂口為袪緣之為緆玉藻曰袪尺二寸緣廣寸半
是緣與袪為二事不得即以袪為緣也注當曰袪袂口

也裼讀爲褐褐謂絲也則明辨晳矣

故以其旗識之

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家大人曰故以其旗識之本作故以其旗識識之上識是旗識之識今作幟下識是表識之識今本無上識字傳寫遺脫耳釋文出識之二字云式志反皇如字則所見本已脫去上識字周官小祝置銘杜子春注引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今本亦無上識字蓋後人據誤本檀弓刪之也案釋文出識識二字云竝傷志反一讀下識如字則陸氏所見本原有上識字明矣盧氏紹弓釋文攷證曰案注云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無識識連文蓋陸氏所見本旗作識故以識識甚文盧爲此說蓋未攷士喪禮注也士喪禮爲銘鄭

注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今本惟此注內識字未經刪去釋文出旗識識之四字云上音試下音式據此則杜鄭所見本皆有上識字明矣古旗幟字通作識說文曰徽識也周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鄭注曰屬謂徽識也徽與徽同疏曰徽識謂在朝在軍所用小旌故以屬言之又下文曰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鄭注曰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者各就焉三者旌旗之細也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

禮象而為之兵凶事若有外事者亦當以相別也疏曰云三者旌旗之細也者對上大常已下為旌旗之大者也云此蓋其制也者此在朝表朝位其銘旌制亦如此案禮緯云天子之杠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士喪禮竹杠長三尺則外者以尺易仞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旌身亦以尺易仞也若然在朝及在軍緣之於身亦如此故云此蓋其制也若然徽識為旌旗之小者故司常謂之屬外之銘旌卽生之徽識是銘旌之制亦小於旌旗而檀弓謂之旗識者以其為旌旗之屬故兼旗言之耳謂之旗識則可謂之旗則不可以此知經文必有識字也後人於檀弓脫文不能校補而轉據誤本檀弓以刪周官之注惟賴有士喪禮注及兩處釋文足以證明其失耳。

先王之所難言也

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唐石經初刻所下有以字改刻刪去而各本皆從之家大人曰有以字者是也正義曰言人之喪也有如鳥獸死散之道焉先王之所以難言死散之義今本無以字則文不成義此後人依已脫之經文刪之也若言其死散則人之所惡故難言也故字正釋所以二字鄭注云聖人不明說為人甚惡之亦是釋所以二字

反服之禮

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家大人曰此本作又何反服之有孟子離婁篇云此之謂寇讎寇讎

何服之有文義與此相似反服下不當有之禮二字蓋涉上文舊君反服之禮而衍自唐石經已然世說新語方正篇注通典禮五十九白帖三十八引此皆無之禮二字

如不及其反而息

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正義讀慨焉如不及爲句而於其反而息不爲解釋方慤曰其反而息言葬反而亡于是爲甚心與形俱息也息與詩言我心則休同意吳澄曰既葬謂迎精而反在路之時其謂已葬之親如親已還反至家已尚追逐不及力已疲憊行不能前而

暫焉休息言其悵悅不安之甚故曰慨焉或曰其反而息謂親已還反而休息也引之謹案吳氏以如不及其反而息七字連讀長於舊說矣但謂暫焉休息則非也不及其反正當速追而及之何得休息於半塗乎陳澔曰息猶待也且行且止以待其親之反案書傳無訓息爲待者速反而實豈得且行且止當以或說爲是蓋當迎精而反之時孝子之心有如親已反而息於寢已欲從之而不及者然是以慨然也或者已不能反而息矣而孝子猶若其親能反而息者所謂其反也如疑也上文弗得弗及自爲子者言之此反而息則自親言之變文以見義也解者昧於經之變文而於息字亦

以爲子者言之故義不可通江氏慎脩禮記訓義擇言取吳前一說而棄其後一說疏矣

無苛政　庶民弛政

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鄭注不釋政字釋文亦不作音引之謹案政讀曰征征謂賦稅及繇役也誅求無已則曰苛征荀子富國篇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楊注曰苛暴也征亦稅也是也古字政與征通互見下文王制五十不從力政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

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雜記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皆借政爲征也而新序雜事篇載此事乃云其政平其吏不苛則已誤以爲政事之政矣鄭注雜記云從政從爲政者教令謂給繇役既訓爲給繇役則是讀政爲征而又云從爲政者教令非也從爲政者教令六字盖後人所增

樂記庶民弛政庶士倍祿鄭注曰弛政去其紂時苛政也釋文苛政本又作苛役史記樂書集解引此注作苛

役引之謹案作苛役者是也弛政之政當讀爲征謂徭役也地官均人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鄭注曰政讀爲征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四曰弛力鄭司農曰弛力息徭役也小司徒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鄭注曰施當爲弛謂弛力役之征也益紂時之苛役武王爲庶民去之故曰庶民弛征王肅家語辯樂篇庶民弛政注曰解其力役之事即本於鄭注也賦稅亦謂之征天官小宰聽政役以比居鄭注曰政謂賦也凡其字或作政或作正或作征管子大匡篇桓公乃

輕稅弛關市之征爲賦祿之制。猶此言庶民弛征庶士倍祿也。武王之弛征或兼賦稅言之矣。乃釋文不爲政字作音。正義以政爲紂虐政。皆不知政爲征之俗字而誤以爲政事也。呂氏春秋愼大篇庶士施政去賦施政與弛征同。謂免其征役。去其賦稅。所以優待庶士也。若漢高帝詔。非七大夫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矣。見漢書高帝紀。顏師古曰。復其身及戶之內。皆不徭賦也。高誘失其讀。乃云施之於政事。亦非也。

美哉奐焉

鄭注曰。奐言衆多。正義引王肅曰。奐言其文章之貌也

釋文奐本亦作煥引之謹案王說爲長奐古煥字廣韻奐文彩明皃玉篇煥明也亦作奐大雅卷阿篇伴奐爾游矣毛傳曰伴奐廣大有文章也論語泰伯篇煥乎其有文章何注曰煥明也美哉奐焉者宜有文彩奐然明也大戴禮四代篇奐然而與民壹始卽煥然也漢冀州刺史王純碑奐矣王君卽煥矣也後漢書張奐傳奐字然明吳志孫奐傳奐字季明南史王奐傳奐字道明皆用古煥字爲名而字曰明明者煥之正訓也

陽門

陽門之介夫死鄭注曰陽門宋國門名家大人曰昭二

十一年左傳公自揚門見之杜注曰睢陽正東門名揚門即北陽門也水經睢水注亦作陽門揚陽古字通王粲盛氣顛實揚休鄭注揚讀爲陽小雅正月篇燎之方揚漢書谷永傳揚作陽左氏春秋經昭二十五年炎于陽州公羊作揚州又左傳僖十五年晉步揚史記晉世家作步陽宣元年晉解揚漢書古今人表作解陽

弁植

行弁植於晉國鄭注曰弁猶專也謂剛而專已吳澄禮記纂言曰弁植國語作廉直疑弁葢廉字缺損植葢直字坍多也家大人曰吳說是矣而未盡也廉與弁形聲皆不相近廉字無緣誤爲弁葢廉字古通作兼史記淮南衡山傳厲王母弟趙兼漢紀作趙廉淮南詮言篇故廉而能樂道藏本廉作兼兼弁字相近因誤

而爲幷齊策管子幷三行之過史記魯仲連傳幷作兼秦始皇紀秦法不得兼方徐廣曰一云幷力

直植亦古字通注內刪字正釋直字也

退然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鄭注曰退柔和貌退或爲妥引之謹案退之言隤也繫辭傳夫坤隤然示人簡矣馬融韓伯竝曰隤柔貌孟喜作退陸績董遇姚信作妥正與此同妥古綏字士相見禮鄭注古文妥爲綏漢書燕剌王旦傳北州以妥孟康注曰妥古綏字綏亦柔和之意爾雅曰綏柔安也其義相通也柔貌之退與退讓之退殊義正義解爲卑退失之

管庫

所畢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鄭注曰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管鍵也庫物所藏引之謹案管鍵所以啓閉庫也然謂之啓庫閉庫則可謂之管庫則文不成義且守庫者藏司出納不獨啓閉已也今案管者典也主也史記范雎傳崔杼淖齒管齊索隱引高誘曰管典也顏師古注漢書食貨志曰管主也管庫之士謂主此庫者耳

子皋爲之衰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皋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

子皐爲之衰鄭注曰言其衰之不爲兄弟如蟹有匡蟬有緌不爲蠶之績范之冠也正義曰蠶則須匡以貯繭而今無匡蟹背有匡匡自著蟹則非爲蠶設蜂冠無緌而蟬口有緌緌自著蟬非爲蜂設亦如成人兄弟初不作衰後畏於子皐方爲制服是子皐爲之（是下疑脫爲字）非爲兄施引之謹案如注意則記當云兄則死而爲子皐衰不當云子皐爲之衰也今案爲猶使也言蠶則績而蟹爲之匡以貯繭范則冠而蟬爲之緌以飾冠兄則死而子皐使之衰以盡禮皆由他物他人助而成之非其所自爲也并九三爲我心惻魯語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

也王弼韋昭並曰爲猶使也子皐將爲成宰而成人遂爲衰是子皐使之衰也

亦弗故生也

王制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亦弗故生也監本亦作亦非今依石經攷文提要改家大人曰故當爲欲謂不欲生之也正義解經曰亦不欲使生是其證自唐石經欲字始誤作故而其義遂不可通呂氏春秋任數篇食潔欲餒文選陸機君子行注引欲誤作故又案正義解注曰云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賙餼者解經亦弗欲生也今本欲亦作故此後人據已誤之經改未誤之疏也正義又曰田里所以安其身賙餼所以養

其命今並不與是不欲使其生也今本作是不故欲使其生也則文不成義此故字亦後人所加通典刑四引大戴禮曰不及以故不欲生之故也正與王制合家語刑政篇曰不及與政弗欲生之也亦用王制之文

獺祭魚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正義曰案月令正月獺祭魚孝經緯云（小雅魚麗正義引作援神契）獸蟄伏獺祭魚則十月中也是獺一歲再祭魚此下文鳩化爲鷹草木零落文相連接則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十月時案魯語里革云鳥獸孕水蟲成於是乎禁罝罜羅

網。又云獸長鷹隼鳥翼數卵注云謂季春時。然則正月雖獺祭魚虞人不得入澤梁以上正義引之謹案孝經緯獺祭魚為十月中氣則小雪也易通卦驗曰大雪獺祭魚則又以為十一月節氣然緯書作於西漢之末皆不足據案夏小正曰正月獺獻祭魚逸周書時訓篇曰驚蟄之日今本驚蟄作雨水從盧氏校本改正獺祭魚並與月令同則漢以前書無謂獺祭魚在冬月者魯語古者大寒降降猶減也退也謂孟春寒氣退也說見國語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廟行諸國今本廟上衍嘗字國下衍人字辨見國語助宣氣也大寒降土蟄發皆在孟春正獺祭魚之時也而云水虞於

是乎講罛罶。取名魚。正所謂虞人入澤梁也。何以知其必非正月乎。魯語又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罜麗宋明道本作罝罜麗。宋庠本作罝麗。並誤。辨見國語。韋注曰。謂立夏水蟲懷孕之時。禁魚罟之網也。若孟春水蟲未孕。網罟在所不禁。又何爲不得入澤梁乎。正義以爲十月者。徒以夏小正十月豺祭獸。而獺祭魚與豺祭獸並舉。則以爲皆在十月。不知獺祭魚豺祭獸。事類相近。故連言之。非以其同月也。下文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與不麛不卵不殺胎不妖夭不覆巢文相連接。而月令蟄蟲壞戶在季秋。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在孟春。豈必同月

者而後漁之乎。淮南主術篇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高注曰明堂月令。孟春之月獺祭魚未祭不得捕也漢書食貨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壄澤顏注亦引月令孟春之月獺祭魚皆不以爲十月較正義爲長周官𩵋人疏亦沿緯書之誤以此爲十月事。然云取魚之法歲有五月令孟春云獺祭魚此時得取矣則猶不廢正月取魚之說賢於孔氏之專主十月也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鄭注曰羣后。公及諸侯正義曰以經羣后之下。即云卿大夫士

無諸侯之文故知羣后是三公及諸侯也家大人曰羣

后卽諸侯堯典曰班瑞于羣后而三公不與焉卿大夫元士卿上

當有公字考本書之例皆以公侯伯子男爲一類三公

九卿大夫元士爲一類下文云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

士皆入學其例仍未變也鄭本已脫公字遂以三公與

諸侯爲一類卿大夫士別爲一類似於體例未協且三

公之子禮未有稱爲大子者則三公不在羣后之中明

矣白虎通義辟雍類引王制云羣后之大子公卿大夫

元士之適子則班所見本原有公字本疏上文引書大

傳亦云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圭璧金璋

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正義曰。圭璧金璋。各是一物。卽考工記金飾璋也皇氏以爲用金爲印章。皇本章無玉旁。故以爲印章。各本作璋非。宋定本璋字從玉。圭璧之類也。且周時稱印曰璽。未有稱章。各本作璋非。皇氏之義非也。引之謹案。考工記玉人之事。大璋中璋邊璋。有黃金勺。靑金外。朱中而聘女之大璋。覜聘之瑑璋。起軍旅之牙璋。中璋。祀山川之璋邸射。皆無金飾。若云。金飾之璋不粥於市。豈無金飾之者。遂可粥於市乎。正義之說。理不可通。今案金當作宗宗者。琮之假借字也。琮從宗聲。而借用宗。猶璋從章聲

而俗用音耳。篆書隸書宗金二字皆相似（篆書宗作㝉，金作𡧢，字相似。隸書宗作宗，金作金，亦相似。）故宗譌為金。琮亦圭璧之類也。圭璧琮璋，聘禮所謂四器。古人多以四器並言者，春官典瑞：瑑圭璋璧琮以覜聘；駔圭璋璧琮以斂尸，是也。家語刑政篇載此文作圭璋璧琮不粥於市。琮，本字也；宗，俗字也。易林需之井：珪璧琮璋，執贄見王。其次序正與王制相合。

祭先脾　祭先肺　祭先心　祭先肝　祭先腎

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祭先脾。鄭注曰：祀之先祭脾者，

春為陽中於藏直脾脾為尊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注曰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為尊也中央土其祀中霤祭先心注曰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為尊也孟秋之月其祀門祭先肝注曰祀之先祭肝者秋為陰中於藏直肝肝為尊也孟冬之月其祀行祭先腎注曰祀之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為尊也正義曰牲位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也腎最在後而當冬也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主脾從肺稍卻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卻而當肝故秋位主肝引之謹案如鄭說以藏之上下

爲次則肺最在上。心次之脾又次之經何以不言春祭先肺夏祭先心中央祭先脾乎如謂牲位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腎最在後而當冬。則脾未嘗在左而當春。肝未嘗在右而當秋。何以春祭先脾而秋祭先肝乎從腎稍前而當脾亦未嘗不當肝何以春祭不先肝從心稍卻而當肝亦未嘗不當脾何以秋祭不先脾乎反復求之鄭說殆未允當以許氏五經異義之說爲長。異義曰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文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

與古尚書同。見正義蓋自古以五行說五藏者惟腎爲水藏無異詞而脾肺心肝則皆有兩說今古文尚書雖未知孰是而月令之五藏則非古文尚書之說不足以釋之脾木藏故春祭先之肺火藏故夏祭先之心土藏故中央祭先之肝金藏故秋祭先之腎水藏故冬祭先之也說文腎水藏也肺火藏也脾木藏也肝金藏也蓋依洪範五行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之序今本火作金木作土金作木後人改之也唐釋元應衆經音義卷四卷二十二竝引說文肺火藏也是其證古文尚書之說也又曰心人心土藏也博士說以爲火藏則古文尚書以心爲土藏今文尚書博士以爲火藏也高注淮南精神篇

曰肺象朱雀朱雀火也火外景故主目也肝金也金內
景故主耳也鄭注天官疾醫曰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
涼脾氣溫腎氣寒葢肺火藏故氣熱心土藏土者火之
所生故氣熱次之肝金藏故氣涼脾木藏故氣溫腎水
藏故氣寒也許高鄭三家之說皆本於古文尚書而古
文尚書之說又本於月令也大元數篇三八爲木爲春
藏脾四九爲金爲秋藏肝二七爲火爲夏藏肺一六爲
水爲冬藏腎五五爲土爲中央藏心亦本於月令也然
則月令脾肺心肝腎之屬於木火土金水也明甚鄭據
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而

定從今文尚書之說見正義於是古尚書說之合於月令者不用之以釋月令而別以五藏之上下次之失其指矣且醫病之法亦有與古文尚書同者鄭注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曰肺石赤石也疏曰陰陽療疾法肺屬南方火火色赤肺亦赤故知名肺石是赤石也則醫病之法亦非一說何必是此而非彼乎

呂氏春秋十二紀文與此同高注祭先脾曰春木勝土先食所勝也一曰脾屬木自用其藏也注祭先肺曰肺金也祭祀之肉先進肺用其所勝也一曰肺火自用其藏注祭先心曰祭祀之肉先進心心火也用所勝也勝當

爲生生土者火也、一曰心土。自用其藏也、注祭先肝曰肝。木也

祭祀之肉用其所勝故先進肝肝一曰肝、金也、自用其藏

也注祭先腎曰祭祀之肉先進腎腎屬水、自用其藏也

案自用其藏之說是也用其所勝之說非也、木火土金

水、既各有所主之藏、何反不用其所主而用其所勝乎

春夏秋之祭、如用所勝之藏則中央之祭、當用土所勝

之水而先腎冬之祭當用水所勝之火而先心、今中央

祭先心、冬祭先腎則非用其所勝可知。由冬祭先腎推

之則木火土金皆自用其藏可知、故曰、自用其藏之說

是也用其所勝之說非也、白虎通曰、春祭所以特先脾

者何。脾者土也。春木王殺土。故以所勝祭之也。冬腎六月心。非所勝也。以祭何以爲土位在中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者藏之尊者。水最卑。不得食其所勝。案此言五藏亦用今文尚書之說。故與月令不合而曲爲之說如此土至尊而用藏之尊者。水最卑而不得食其所勝。而春夏秋之祭。則又不論藏之尊卑。而食其所勝。何乃相懸一至於此乎。且水最卑。不得食其勝則土至尊。宜食其所勝矣。何又用非土所勝之心乎。此義之必不可通者也

駕倉龍

駕倉龍鄭注曰馬八尺以上爲龍高注呂氏春秋孟春篇淮南時則篇並同引之謹案下文赤騮黃駵白駱鐵驪下一字皆馬色名倉龍不應獨異龍當讀爲駹說卦傳震爲龍虞翻龍作駹云駹蒼色震東方故爲駹思元駛尉龙冒而耶潸癸舊注曰龙蒼也龙與駹通史記匈奴傳曰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北方盡烏驪南方盡騂馬埶文類聚獸部上引此青駹作青龍青龍猶倉龍耳呂氏春秋本味篇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青龍即青駹也高注云七尺以上爲龍失之易林觀之漸曰御騂從龍至于華東龍亦是駹字駹與龍古同聲而通用周官巾車駹車大人用駹可也故書駹並作龍

還反

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禮記古義曰、呂覽反作乃、下同。或云、反當依呂氏作乃、案穆天子傳云、天子還返。還返連文、月令是也。家大人曰、惠說非也。穆天子傳自作還返、月令自作還句。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不得援彼以例此也。釋文出還乃二字、云、音旋、後放此。正義曰、孟夏云、還、乃行賞封諸侯。孟秋云、還、乃賞軍帥武人於朝。孟冬云、還、乃賞死事、卹孤寡。據此則四時皆作還乃明矣。今本孟夏孟秋孟冬皆作還反、與正義所引不合。又孟冬正義云、還反賞死事者、還於郊反、亦反於朝也。亦與孟春正義不合。且還反二字不釋於孟春而釋於孟冬、於理尤不可通。明是後人據已誤之經

文增改之也。唐刪定月令亦作還乃、四時皆同。則唐時本無作還反者。淮南時則篇亦作還乃、與呂氏春秋同。後漢書郎顗傳注引月令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光武紀注引迎夏於南郊、還乃封諸侯。太平御覽時序部五立春下引此亦作還乃、立夏立冬同、立秋下未引。二書所引、竝與釋文正義唐月令同、是其明證矣。自宋撫州本始作還反、而諸本悉仍其誤。

布德和令

命相布德和令、引之謹案和、當讀爲宣。謂布其德教宣其禁令也。大宰職曰、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和、亦讀爲

宣謂宣布其治于邦國都鄙也詳見大宰職下古聲宣與和相近故宣字通作和。亦見大宰職下。高誘注呂氏春秋孟春紀謂布陽德和柔之令失之

宿離不貸　無或差貸　其爲物不貳　衣服不貳　其儀不貳

宿離不貸鄭注曰不得過差也釋文不貸吐得反徐音二季夏之月無或差貸釋文差貸音二又他得反引之謹案呂氏春秋孟春紀季夏紀貸竝作忒高誘注曰忒差也正當音吐得反而徐又音二者忒字通作貸豫彖傳四時不忒釋文忒京作貸。又通作貣周官馮相氏注引月令作宿離不貣洪範衍忒史記宋微子世

家作衍貣貣與貳字形相似故貣字多有譌作貳者見詩其儀不忒周語成事不貣下徐音二則所見本作貳貳者貣之譌也若諸本皆作貣字不得有二音矣故音之誤者亦可以考見古本云

中庸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鄭注曰言至誠無貳正義曰不有差貳釋文不貳本亦作貸音二引之謹案貳當為貣之譌貣音他得切即忒之假借字貣與測為韻若作貳則失其韻矣貣測古音在之部貳字古音在脂部脂之二部古不相通注內無貳當作無貣正義差貳當作差貣貣亦差也說文玉篇廣韻俱無貸字其本亦作貸蓋貣字之譌貣亦音

他得反見上與忒同音故忒字或作貸陸氏不能釐正而音二失之矣其爲物不貳者言天地之道無有差忒豫彖傳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是也又緇衣衣服不貳從容有常鄭注曰貳不壹也釋文不貳本或作貣案貳亦貣字之譌貣亦貸字之譌當音忒不當音二也爾雅爽忒也孫炎注曰忒變雜不一見大雅瞻卬正義忒與貣同故鄭曰貣不壹也詩序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鄭箋曰變易無常謂之貳據箋所解則貳亦當作貣而讀爲忒大雅瞻卬篇鞫人忮忒毛傳曰忒變也洪範衍忒鄭注曰卦

象多變故言衍貳見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說文忒更也謂更改變易也又作忒失常也老子曰常德不忒忒與常正相反是變易無常正忒字之訓故箋曰變易無常謂之貳無常謂之貳有常則不貳矣故曰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也詩釋文貳音二亦失之又案緇衣引詩其儀不忒釋文忒他得反本或作貳音二二貳亦貳之譌當曰忒本或作貳同音他得反

搢之于參保介之御閒

天子親載耒耜搢之于參保介之御閒段氏校本據正義改之御爲御之見校勘記引之謹案正義舉經文云搢之

于參保介御之閒此寫者誤倒也仍當作保介之御閒周頌臣工箋曰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彼正義曰盡保介之御閒皆月令文彼說天子耕藉田之禮天子親載耒耜措置之於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閒則鄭氏孔氏所見月令本作保介之御閒明甚不應月令正義又倒其文爲御之也晉書禮志隋書禮儀志鄭風淸人正義桓十四年穀梁傳疏李善東京賦注續漢書禮儀志注鈔本此堂書鈔禮儀部十一太平御覽禮儀部十六引此竝作保介之御閒東京賦乘鑾輅而駕蒼龍介馭閒以剡耜馭與御同馭

閒二字即取月令之文呂氏春秋孟春紀亦作保介之御閒不得改爲保介御之閒也馬氏元伯曰保介之御閒之猶與也鄭注曰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閒與字正釋之字案馬說是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又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告謂有司與牧夫也攷工記梓人爲筍虡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謂作其鱗與而也（說見攷工記）文十一年左傳皐父之二子死焉二子者公子穀甥司寇牛父也言皐父與二子皆死也成十六年傳潘尪之黨襄二十三年傳申鮮虞之傅摯謂潘尪與

嶲申鮮虞與傳摯也。說見釋詞文莱于參。呂氏春秋作參于。參于保介與御閒文義甚順鄭注以爲勇士參乘非也書傳凡言參乘無但曰參者

三公五推

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家大人曰。三公五推本作公五推。凡月令言三公者皆與九卿對文。上文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是也其言公者則與卿對文上文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是也賞公卿諸侯大夫不言三公九卿者蒙上而省也。此文公五推卿諸侯九推。不言三公九卿。亦是蒙上而省今作三公五推即涉

上文而誤也。陳祥道禮書引作三公（五推則所見本已誤。）正義內兩舉經文皆無三字。唐月令亦無。又周頌載芟正義穀梁傳桓十四年疏。北堂書鈔設官部二禮儀部十二（鈔本北堂書鈔設官禮儀二部引月令皆無三字陳禹謨本設官部亦無三字禮儀部則據誤本月令加入矣）初學記禮部下。白帖藉田類。太平御覽禮儀部十六貲產部二。引此皆無三字。惟藝文類聚禮部中。文選藉田賦注。引此有三字。又呂氏春秋孟春篇周官甸師注亦有三字皆後人據誤本月令加之也（續漢書禮儀志注引甸師注無三字。）

雨水不時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家大人曰。雨水。本作風雨。案

正義云風雨不時者謂風雨少不得應時所以風雨不應時者以孟春建寅其宿直箕星箕星好風孟春行夏令寅氣不足故風少已來乘之四月純陽用事純陽來乘故雨少據此則正文本作風雨不時明矣而正義前述正文乃作雨水不時則後人以已誤之正文改之也至此段有箕星好風之語則後人不能改矣自唐月令改風雨為雨水而各本皆從之白帖八十二引作雨水不時亦從唐月令後漢書張敞傳注開元占經七十二候占引此並作風雨不時呂氏春秋淮南同

高禖

仲春之月以大牢祠于高禖鄭注說高禖云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娀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蔡邕以爲禖神高辛巳前舊有高者尊也謂尊高之禖不由高辛氏而始有高禖盧植以爲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見續漢書禮儀志注引之譙朱鄭蔡盧三家之說皆非也高者郊之借字古聲高與郊同故借高爲郊周官載師近郊之地遠郊之地故書郊或爲蒿杜子春云蒿讀爲郊文三年左傳取王官及郊史記秦本紀郊作鄗蒿鄗竝從高聲高之爲郊猶蒿與鄗之爲郊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仲春紀曰周禮媒氏

以仲春之月合男女因祭其神於郊謂之郊禖郊音與高相近故或言高禖此說是也大雅生民傳曰古者必立郊禖焉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郊禖之前其文全出此篇而字正作郊商頌元鳥傳亦曰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蓋古本月令本作郊禖也說經者當讀高爲郊乃得本訓而鄭志焦喬荅問乃强分郊禖高禖爲二以爲先契之時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於南郊以元鳥至之日祀上帝娀簡狄吞鳦子之後後

王以爲禖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豈核實之論哉。

奮木鐸

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引之謹案。地官鄉師賈疏論語里仁篇皇疏。舊本北堂書鈔樂部四引此有木字。與今本同。而釋文出奮鐸二字。云。方問反。下大各反。則無木字。案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六。奮鐸以令。注引月令奮鐸以令兆民。陳禹謨從俗本加木字。太平御覽天部十三亦引作奮鐸。呂氏春秋仲春紀作奮鐸以令于兆民。淮南時則篇作振鐸以令於兆民。鐸上皆無木字。蓋木鐸亦

可單稱鐸不須加木字也釋文但爲奮鐸二字作音而不云本或作奮木鐸則舊本無作奮木鐸者矣周官論語疏引作奮木鐸者蓋彼正文言木鐸後人遂於疏內加木字非其原本也鄉師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鄭注曰謂田狩及正月命脩封疆二月命雷且發聲正謂月令仲春之奮鐸與周官四時徵令之以木鐸文有詳略而義則相同非以其有木字而引之也賈疏之引奮鐸亦然文案周官小宰徇以木鐸賈疏引檀弓明堂位之木鐸爲證而不引月令以月令原無木字故也故知鄉師疏木字爲後人所加至北堂書鈔政術部已引作奮鐸不應樂部又引作奮木鐸樂部木鐸令民當作奮鐸令民注內所引奮木鐸以令兆民當作奮鐸以令兆民其爲後人所攺無疑蓋校書者習見俗本之爲奮木鐸而不知古本之爲奮鐸則誤謂

脫本字而增之矣。

妨農之事

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家大人曰下句本作以妨農事。農下衍一之字則累於詞矣。唐月令及禮記考文所引古本足利本皆無之字。上文正義曰耕者少舍至以妨農事云云亦無之字。齊民要術一。小雅大田正義後漢書明帝紀。光武十王傳注。白帖三。太平御覽資產部二。引此亦皆無之字。呂氏春秋同。淮南作以妨農功。亦無之字。

毋出九門

季春之月。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鄭注曰。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皋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呂氏春秋季春紀高注曰。天子城門十二。東方三門。生氣所在處。尚生育。明餧獸之藥所不得出也。嫌餘三方九門得出。故特戒之。如言無也。如。與而同。無與毋同。引之謹案。路門以外。皋門以內。非野獸所游之處。正義曰自皋門以內。雖是宮室所在。亦有林苑及空閒之處。得有羅網及毒藥所施。案皋門以內。不得有林苑。正義非也。本無所用其羅網毒藥。亦何待戒之以毋出乎。且天子三朝三門。與諸侯同。天子路門應門皋門。諸侯路門雉門庫門。說見戴氏考工記圖。今言天子

之門而及雉門庫門非也況近郊遠郊亦不聞有門爾說殊未確高以爲城門近之矣而泥於攷工記匠人之有三門乃於十二門中除東方三門數之而爲九且爲之說曰東方三門尚生育餧獸之藥所不得出嫌餘三方九門得出故特戒之而言無如高說則東方三門尤爲羅綱毒藥所不宜出月令及季春紀當并數之而言毋出十二門文義方明何得但言毋出九門使人致疑於東方三門之尚可出乎下文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以方位言之東方者春氣所在無如東方三門何以欲畢春氣而反舍東方三門而不磔攘乎高注季春紀仍

以生氣所在解之義不可通風俗通義祀典篇月令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誤與高注同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注引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仲秋之磔攘亦曰九門又將舍何方之三門而不數乎則高說亦不可通矣澄禮記纂言曰南三門王之正門平日此等之物皆不敢由其門而出不待此月始禁其餘九門則得出但此月則禁耳案是月命國難九門磔攘斷無舍南方三門而不磔攘之理何以但曰九門也吳說殊謬至陸佃謂王城面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毋出九門謂毋出此門則是以匠人經涂之數爲城門之數誤莫甚於此矣今案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鄭注曰旁磔於四方之門四方之門即九門也季春言九門則其爲旁可知季冬言旁則其爲九門

可知凡言旁者皆徧四方之謂春官男巫旁招以茅杜子春注曰招四方之所望祭者聘義孚尹旁達正義曰旁者四面之謂若使一方則不可謂之旁以是言之九門磔攘謂之旁磔已周城之四方非獨三方而已也則毋出九門亦謂四方之門矣四方而曰九門者蓋南方三門東西北各二匠人夏后氏世室五室九階鄭注曰南面三三面各二是其例也閔二年公羊傳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何注曰鹿門魯南城東門也僖二十年左傳正義魯城南面三門隱公元年開一門故今南有四門定八年左傳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杜注曰魯東

城之北門是城門固有南面三三面各二者也此與攷工記之旁三門絕不相同攷工記自爲十二門月令自爲九門不必强此以就彼也古人言城門者多寡或異攷工記則十二門月令則九門齊策言衛之城門則十門齊策曰習者趙氏襲衛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是十門也參差不一此必不能合者也學者知月令之九門異於攷工記之門數則無所用其遷就矣

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

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鄭注曰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廏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

之引之謹案周官牧師掌牧地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是馬通淫皆在牧不在廄也又圉師春除蓐釁廄始牧鄭注曰蓐馬兹也馬既出而除之新釁焉神之也引莊公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杜注曰日中春秋分也是馬自仲春已出廄而通淫於牧季春之月安得尚有在廄者方其通淫則踶齧奔躍在廄必多毀壞亦非所宜且仲夏之月遊牝引羣若尚有不遊之牝合於廄則仲夏別羣不惟遊牝何以但言遊牝別羣也鄭言累牛騰馬在廄者以既解累騰為乘匹則是兼言牝牡若在牧則不須更云遊牝于牧故不得不以在

廄別之其實累牛騰馬但言牡不兼牝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季春篇曰累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又注淮南時則篇曰累牛特牛也騰馬騰駒跳躍善將羣者也然則累牛騰馬皆牡也與遊牝正相對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十字當作一句讀謂合牛馬之牡者牝者於牧耳皆在牧不在廄也騰馬即騰駒仲夏言遊牝別羣則執騰駒尤見騰馬與累牛皆指牡言之非謂乘匹也謂之遊牝者以時方通淫聽其遊行因以名焉而高誘曰游從牝於所牧之地風合之則與遊牝別羣之文不合就矣

蠶事畢

孟夏之月蠶事畢。家大人曰此本作蠶事既畢與季春之蠶事既登。文同一例各本皆脫既字而正義述經文亦無既字則後人依已脫之經文刪之也。初學記禮部下引此無既字亦後人所刪案上文正義曰蠶事既畢不言是月者云云則此文之有既字甚明。衞風氓正義鈔本北堂書鈔歲術部五。陳禹謨本刪既字藝文類聚禮部中初學記中宮部引此皆作蠶事既畢。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一引月令章句亦作蠶事既畢。呂氏春秋孟夏篇同唐月令改爲蠶事既登。亦有既字今石本登上缺三字。正是蠶事既三字。白帖八十二。太平御覽時序部六。引此並作

蠶事既發從唐月令也則月令之有既字又甚明不得以此字可有可無遂棄古本而從俗本也

蝗蟲

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爲災仲冬行春令則蝗蟲爲敗引之謹案蝗蟲皆當爲螽蝗此言螽蝗猶上言螽螟亦猶禮言草茅傳言烏鳥荀子言偽讀今人言蟲蟻耳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厥風微而溫生蟲蝗害五穀說文曰螣蟲蝗之怪謂之蟘是也後人不知而改爲蝗蟲謬矣注及正義作蝗蟲釋文出則蝗二字而無蟲字皆是後人所改自宋撫州本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仲

冬正義曰蟲蝗爲敗地災也惟此一處未改尚可致正
經文後漢書和帝紀注引月令蝗蟲爲災亦後人依俗
本月令改之案唐月令石本孟夏仲冬兩處皆作蟲蝗
又桓五年穀梁傳注引月令曰仲冬行春令則蟲蝗爲
敗又玉篇蝗字注引月令蟲蝗爲災廣韻蝗字注亦曰
蟲蝗爲災白帖八十一蟲蝗類出蟲螟爲害蟲蝗爲災
八字又太平御覽天部九咎徵部一並引月令曰孟夏
行春令則蟲蝗爲災仲冬行春令則蟲蝗爲敗蟲豸部
七引月令曰仲冬行春令則蟲蝗爲敗又時序部十二
引乙巳占曰冬時行春令則蟲蝗爲災即本月令之文

又呂氏春秋孟夏篇作蟲蝗淮南時則篇作螽螟後人所改也說文蝗螽也螽蝗也是蝗一名螽不得並稱螽蝗彼注行春時啟蟄之令故致螽蝗之敗螽字亦後人所改孟夏篇注行春啟蟄之令故有蟲螟之敗正與此同足證淮南之正文及注亦作蟲螟也東山經見則螽蝗為敗螽字亦後人所改彼注螽螟類也言傷敗田苗音終十一字皆後人所加太平御覽獸部二十五引東山經正作蟲蝗而無注蓋後人罕見螽蝗之文而改之又妄加注文耳仲冬篇作蟲螟淮南時則篇同此皆月令作蟲螟之證

養壯佼

仲夏之月養壯佼正義曰佼謂形容佼好家大人曰孔說非也呂氏春秋仲夏紀佼作狡高誘注曰壯狡多力之士大戴禮千乘篇曰老疾用財壯狡用力廣雅曰狡

從也壯狡猶言壯健作佼者假借字耳呂氏春秋禁塞篇曰老幼壯佼是也。

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鄭解事毋刑曰罪罰之事不可以聞今月令刑爲徑解晏陰曰晏安也陰稱安家大人曰鄭意以百官爲百僚故謂刑爲刑罰不知經文自君子齊戒至以定晏陰之所成皆養身之事非指朝政也百官猶百體也樂記曰耳目鼻口心知百體孟子告子篇以耳目之官爲小體心之官爲大體呂氏春秋貴生篇以耳目鼻口爲四官荀子天論篇以耳目鼻口形爲五官刑當從今月令讀爲徑徑疾也速也祭義道而不徑鄭注曰徑步邪趨疾也荀子脩

身爲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楊倞注曰徑捷速也史記大宛傳從蜀宜徑集解引如淳曰徑疾也呂氏春秋仲夏篇淮南子時則篇並作徑今本呂氏春秋作刑後人以月令改之也與高注不合高注曰事無徑皆精詳而後行也此承上節耆欲定心氣爲義言非特節其耆欲定其心氣也推而至於百體莫不安靜又推而至於作事無不愼精詳毋或徑疾以陰陽方爭不宜妄動也晏者陽也晏陰猶陰陽也小爾雅曰晏陽也呂氏春秋誣徒篇曰心若晏陰喜怒無處韓子外儲說曰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閒太元踦贊曰凍登赤天晏人黃泉范望注凍至寒也晏至熱也是晏與陰相對爲文此承上陰陽爭爲義言陰陽

方爭。未知所定故君子安靜無爲以定陽與陰之所成也下文仲冬之月自君子齋戒以下文與此略同末云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安形性即此所云百官靜也事欲靜即此所云事毋徑也仲冬又曰身欲寧彼言身欲寧而此言身毋躁猶彼言事欲靜而此言事毋徑也徑刑古聲相近故借刑爲徑。非謂刑罰也若謂刑罰之事不可以開則經當言毋用刑矣但言事毋刑則文不成義又徑與靜成爲韻陳澔讀百官靜事毋刑六字爲句則失其韻矣。以待陰陽之所定即此所云以定晏陰之所成也。鄭知晏陰非謂安陰者仲夏仲冬竝言陰陽爭仲冬待陰陽之所定仲夏不得舍陽而獨言陰也呂氏春秋淮南子注竝曰晏陰微陰也望文生義其說亦非

穀實鮮落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釋文鮮音仙又仙典反正義曰穀實鮮落謂鮮少墮落也或云以夏召春氣物鮮絜而逢秋氣肅殺故穀鮮絜而墮落也家大人曰鮮字孔氏前讀上聲而訓爲鮮少後讀平聲而訓爲鮮絜皆與落字義不相屬失之矣今案鮮之言散也謂穀實散落也周語地無散陽漢白石神君碑作地無鮮陽鮮與散同是鮮落即散落也鮮與斯古亦同聲小雅瓠葉箋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爾雅釋詁釋文鮮本或作𩾃沈云古斯字爾雅釋言曰斯離也離與散同義呂氏春秋大樂篇注離散也釋山曰小山別大山鮮亦取相離之義也呂氏春秋季夏篇淮南時則篇並作穀

實解落高注訓爲散落義亦與鮮落同或據呂覽淮南而改鮮爲解。蓋未達古訓也逸周書時訓篇亦云腐草不化穀實鮮落。

長短

制有小大度有長短。案大人曰長短本作短長與棠韻叶爲韻。今作長短。則失其韻矣此蓋涉下文視長短而誤。正義作長短。亦後人依已誤之經文改之唐月令已倒此二句無從考正唯宋撫州本及岳本皆作短長呂氏春秋仲秋篇同。足正今本之失。

雷始收聲

仲秋之月。雷始收聲。引之謹案。雷始收聲。本作雷乃始收。古人多以乃始二字連文。管子版法篇曰。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莊子馬蹄篇曰。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在宥篇曰。之八者乃始臠卷獊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荀子儒效篇曰。狂惑戇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呂氏春秋禁塞篇曰。雖欲幸而勝。禍乃始長。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王自聽之。亂乃始生。韓策曰。鄭周美人與金。其疏秦乃始益明。淮南俶眞篇曰。乃始昧昧楙楙。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於天地之閒。初學記歲時部及周官韗人疏引月令皆作雷乃始收。淮南時則篇同。是經文始上有乃字而收下無聲字。後人以仲春雷乃發聲。又以注云雷始收聲在地中。遂於正文內加入聲字。若山井鼎考文所引古本足利本及呂氏春秋。並作雷乃始收聲是也

案高誘注曰雷乃始收藏其聲不震也則正文本無聲字明矣又或嫌其句法之累則删始字而存乃字唐月令作雷乃收聲是也鈔本北堂書鈔歲時部三雷始收注引禮記云雷乃收聲案正文曰雷始收則注內引禮記亦當作雷乃始收今作雷乃收蓋後人據俗本月令改之也或删乃字而存始字宋撫州本以下諸本禮記及今本逸周書並作雷始收聲是也鈔本北堂書鈔天部四曰春分發聲秋分乃收注引周書曰秋分雷乃收聲又歲時部二曰雷始收注引周書曰秋分之日雷乃收聲案正文曰秋分乃收又曰雷始收皆本周書則注內引周書亦當作雷乃始收今作雷乃收聲皆後人據俗本月令改之也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引周書曰秋分之日雷乃始收而不收諸侯淫泆是其明證矣易通卦驗秋分雷始收亦無聲字他書引月令或有聲字者皆是後人所改無者加之有者減之而原本幾不可見幸賴引者參差不齊改之未盡得以求其

疑跡耳

毋逆大數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引之謹案大數當從呂氏春秋作天數高注曰天數天道也今作大者涉上句大事而誤季夏之月舉大事則有天殃至秋則可以舉大事矣而亦必順乎天道即前所云毋變天之道也下文必順其時慎因其類兩其字皆指天而言若作大數則意義不明正義亦作無逆天數今本天下有之大二字乃後人以已誤之正文改不誤之疏文也據上文疏云無逆於天有順於時不反受其殃下則此疏本作無逆天數明矣呂凡

舉大事以下四句。唐月令已刪去無從考正自宋撫州本天字始誤作大。而各本皆從之。今據上文疏及呂氏春秋訂正

爲來歲受朔日

鄭注曰。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呂氏春秋季秋紀高誘注曰。來歲明年也。秦以十月爲正。故於是月受明年厤日也。由此言之。月令爲秦制也。案史記秦紀昭襄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秦軍分爲三軍。武安君歸。王齕將伐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先言十月後言正月則當時已用十月爲歲首。不始於始皇二十六年矣。引之謹案秦以十月爲歲首。則

當以孟冬之月爲始。今月令始於孟春者，蓋孟冬爲當時歲首所在，而孟春則曆元所起。曆家最重建元，故託始於孟春之月。此用顓頊曆也。大衍曆議引洪範傳曰：曆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即閼逢。）攝提格之歲（太歲在甲寅）畢陬之月（甲寅月。）朔旦巳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見唐書曆志。唐書律曆志引[illegible]巳議亦曰：顓頊以今之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曆營室也。）正月爲陬，而在立春之月，則以孟春爲正月也。顓頊曆元始於立春，而謂其月爲正月，故爲十二月之首也。而歲首則在十月。史記孝文紀：北平侯張蒼爲丞相，方明律曆。魯人公孫臣上書言：今土德應黃龍見，當改

正朔服色制度。丞相推以爲今水德始明。正十月尚黑
以爲其言非是請罷之張蒼傳張蒼緒正律麻以高祖
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弗革大史
公曰張蒼文學律麻爲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
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麻何哉是顓頊麻
正朔在十月也然則月令以孟冬爲歲首以孟春爲月
首其用顓頊麻明甚更以淮南子證之淮南王安封於
文帝十六年誅於武帝元狩元年其時大初麻未出猶
用顓頊麻故其書時則篇亦以孟春爲始而於季秋云
爲來歲受朔日以著歲首之在孟冬其天文篇曰淮南

元年冬。天一在丙子。天。今本譌作大。或見大歲考。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先冬後春。則十月爲歲首也。又曰。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則厤元在正月也。此足與月令相發明矣。余恐學者不知其原。而疑於一歲有二首。故具論之。

北面誓之

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家大人曰。唐月令。及考文引古本足利本。誓上皆有以字。今本無以字者。後人以正義云搢扑北面誓之。無以字。故刪之也。不知正義無以字者省文耳。下文引熊氏云。大司馬注引此司徒北面以誓

則仍有以字也陳氏禮書引此無以字則所見本已誤周官大司馬法司服疏條狼氏疏白帖五十二太平御覽車部一引此皆作北面以誓之正與唐石經同小司徒疏亦云司徒北面以誓之呂氏春秋作北嚮以誓之淮南作北嚮以贊之則月令之有以字甚明不得以此字可有可無遂棄古本而從俗本也

蟄蟲咸俯在內

季秋之月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家大人曰內字文義不明內當爲穴下言皆墐其戶戶卽穴之戶也正義解墐其戶曰塗塞其戶穴大謬穴者蟲所脩經言墐其戶不言墐其穴也又案正義於在穴之下不言穴至皆墐其

戶之下。始言塗塞其戶穴。則所見本。在穴之穴。已譌爲內明矣。穴內二字。篆隸皆相似故穴譌作內。大戴禮帝繫篇付祖氏產穴熊。墨子備城門篇鑿穴迎之。易乾鑿度通情無門藏神無穴。今本穴字並譌作內。考呂氏春秋季秋篇正作在穴。

固封疆

孟冬之月。固封疆。備邊竟。鄭注曰。今月令疆或爲璽。家大人曰。蔡邕獨斷引月令曰。固封璽。即鄭所謂今月令也。呂氏春秋孟冬篇淮南時則篇亦作固封璽。案爾雅曰。疆邊垂也。昭元年穀梁傳曰。疆之爲言猶竟也。成二年左傳注曰。封竟也。是封疆即邊竟。既言固封疆。又言備邊竟。則複矣。當從今月令呂覽淮南作固封璽爲是

高注曰封璽印封也周官司市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鄭彼注曰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鍵閉管籥封璽事皆關乎收閉故連類而及之同封璽以上五句皆邑中之事備邊竟以下四句皆野外之事

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

審棺椁之薄厚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引之謹案塋當從呂氏春秋孟冬篇淮南時則篇作營高注曰營度也士喪禮曰筮宅冢人營之是也因下丘壟字而誤爲塋自釋文已然矣大小正義唐月令七經孟子攷文引古本及白帖六十六呂氏春秋淮南

並作小大厚薄唐月令呂氏春秋白帖及惠校宋本並作薄厚今作大小厚薄者俗儒多聞厚薄少聞薄厚故改薄厚爲厚薄因並改小大爲大小上文量小大視長短監本亦改小大爲大小以與高卑厚薄文同一例耳不知古人之文不必上下畫一禮器曰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攷工記梟氏曰薄厚之所震動墨子備高臨篇曰長稱城之薄厚韓子五蠹篇曰議多少論薄厚是薄厚爲古之常語且上句已曰審棺槨之薄厚矣何不察之甚也陳澔集說則又改上句之薄厚爲厚薄各本皆作薄厚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俗儒之見大抵皆同矣

荔挺出

仲冬之月。荔挺出。鄭注曰。荔挺。馬薤也。顏氏家訓曰。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為刷。廣雅云。馬薤。荔也。易統通卦驗元圖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則月令注荔挺為草名。誤矣。引之謹案。如高氏所說。則是荔草挺然而出也。檢月令篇中。凡言萍始生。王瓜生。半夏生。芸始生。草名二字者。則但言生。一字者。則言始生。以足其文。未有狀其生之貌者。倘經意專以荔之一字為草名則但言荔始出可矣。何煩又言挺也。且據顏氏引易通

卦驗。茘挺不出。則以茘挺爲草名者。自西漢時已然。遂周書時訓篇亦曰。茘挺不生。卿士專權。鄭氏注始相承舊說非臆斷也挺之言莛也說文曰。莛莖也。茘草抽莖作華。因謂之茘挺矣。神農本草謂之蠡實。名醫別錄謂之茘實。太平御覽引吳普本草。謂之劇茘華。而月令則謂之茘挺。或以實名。或以華名。或以莖名。義有所屬而名則通茘也。故茘挺始出。猶未有挺也。而名爲茘挺。則曰茘挺出。猶王瓜始生。猶未有瓜也。而名爲王瓜。則曰王瓜生。月令自言茘挺。他書自言茘。兩不相妨也

經義述聞弟十四終